

人间

河畔大集

吴相艳

过去工作单位在南运河沿上的捷地，逢阴历一、六，是赶大集的日子。单位几十年来的传统，每到这天，有课的上课，没课的可以放半天赶集假，不用签到坐班。这样的福利让阴历一、六成为不可错过的好日子。赶集，成为生活中重要的仪式。

很多时候并无明确需求，只是到集上转转，不消片刻，手里就沉甸甸收获满满了。那些摆放在路边的新鲜小菜，带着潮润泥土或者湿重的晨露，脆生生、鲜灵灵，甚至有几条蜷缩的小菜虫在里面若隐若现，引逗得人迈不开步子。小白菜、小油菜、水萝卜……这些应季的蔬菜不像商超中那般整齐威武，不论斤两，一概论捆要价，一元两元一捆、三元两捆……具体价格多少，全凭卖菜老农或者农妇衡量。一辆三轮、一杆秤，无需大声吆喝，蔬菜本身就是惹眼的招牌，讨价还价间，换得几两碎银，换回油盐酱醋，酿出平凡日子的味道。集市将尽，把剩下的菜随心廉价“包圆”处理，买卖双方不再褒贬菜品菜相，把每一棵菜都捡拾篮中，各自两次。卖菜的收起家当，拍拍一身尘土，匆匆回家，脑子盘算着干不完的活计；买菜的得了便宜似

在场

百狮园冬令

张华北

晨光蒙蒙，一粒冰凉的湿润落在脸颊，走在梧桐下的路上忽地感觉空气久违的清新。是久盼的雪花降临，最初的稀疏，它们在广大的空间飘浮，轻盈得如小鸟初萌的绒羽，忽地向上忽地下沉，又或左或右，不肯落地就范。渐渐，新的、不断增大的绒羽参与进来，一起漫天欢舞在高低参差的楼宇、在婉曲的河道、在静谧的园林。用银亮把河冰染成洁白，在两岸高耸的树木相护中，如一条弯转而去的通衢大道，那么空旷。天公撒下的杰作还是过于吝啬，雪与冰亲吻的时间毕竟短暂了些，几日过去，河面恢复了先前的透碧。

南运河在这里折转画成了一个巨大的“几”字，环揽了百狮园一幅美图。河冰并非平坦如砥，河心显薄几多裂纹可见剔透的幽绿。岸边是冰坡，断裂处可见其厚度，这斜坡为河水的下落作了证实。十几艘游船不甘封在冰水里，岸边水管扬水营造出一片未冻结的水面。十余只骨顶鸡在畅游，黑羽白额并未引起那些艳丽的鸟族羡慕。一只拳头大小的潜水鸭紧跟它们，时不时钻入水中，追寻过往的鱼儿。两只大雁在对岸冰面歇息，扁喙勤奋地梳理羽毛。一只绿头鸭不愿与骨顶鸡们为伍，在窄窄的水边孤独地游戏。骨顶鸡群声势浩大地转过水中的游船，东面那一片水更为开阔。那一弯曲桥如一张棕色的长弓，弹性十足，满满的张力。桥下一只苍鹭守望着小片水域，亭亭玉立，消瘦的体型，并不理解人们的怜惜。少顷，悠悠起飞向东，在河岸枯黄的芦苇背景里隐去了身影。

沧曲桥西侧南岸，两头石狮在忠诚地蹲守，坚硬的身躯硕壮无比，炯炯双目向上微斜，望着曲桥，望着对岸玉石栏杆后漫步的游人。嘴微张，鬃毛卷卷后披，压在一环悬铃项带上。一前爪抬起抚按小狮，威严中不失温和之态。西望

的，喜滋滋回家，一碗热腾腾的菜汤或者馅大皮薄的饺子足以暖了一家人的胃口。

汪曾祺说，四方之事，不过一碗烟火。每一种日子，都浓缩在一碗饮食里，酸甜苦辣、馥郁寡淡，千滋百味，卖菜的他们、买菜的你我，苦乐自尝，概莫能外。

乡村是大地的主色，集市是乡村街道上流动的河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司马迁真是人间清醒，把市井看透，俚语中的。这条有声的河流一旦流动起来，可藏尘纳垢、亦可涤荡人心。厚朴民风与逐利本性相纠缠，物质需求与生活水准相矛盾……所有诉求在一场场买卖交易中露出本真。熙熙攘攘的喧哗，经济发展的好坏，利来利往的凉爽，人情薄厚的冷暖，零碎成大大小小的商品，不断变幻着时代的模样。

同捷地集一样，运河沿岸的兴济大集也久负盛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度发展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牲口交易市场。南来北往的牛马在这里完成身价衡量、身份交换，走进寻常家庭，成为一个家庭重要的资产，甚至家庭一员。那些活跃在大集上的“牛经济”“马经济”是这个

行业的行家里手。通过观察毛色、牙齿、走相等，他们对牛马的健康状况、品质优劣了然于胸，然后根据买卖双方的意愿，采用“捏价”方式完成交易。先是表情庄重，袖内捏手，几番掌上过招，双方哈哈一笑，这买卖便八九不离十了，至于价格几何，你知我知，旁观者只看个热闹罢了。这种极具内涵的“捏价”方式据说有个美称，叫“袖里乾坤”。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讨价还价，功夫全在手上，倘若买卖不成，仁义还在，不至于赤红白脸，避免了相互竞价、恶性竞争，果然是大乾坤袖中藏。

一些故事中，把病牛当作好牛出售，坑害买家的，估计没有经过“牛经济”的法眼衡量。在交易中大可不必怀疑“牛经济”的公正，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术中之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而然，一切发生都是恰如其实。

随着牛马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一点点褪去，直至全无，红极一时的牲口市“经纪人”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恐再无入玩得转这“袖里乾坤”了。牲口市、缸市、木料市、辫子市……那些曾经的喧哗，只留下一些口口相传的记忆。大地布新，就像运河水流，一波波涤荡而

过，不留痕迹。

有道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百姓的生存之道与精神诉求，从来就在运河沿岸的集市中不曾沉寂。春节前，运河岸百狮园里的文化集市向市民抛出了迎春的橄榄枝。众多艺术工作室将艺术创作搬到了集市现场，沉醉于自我创作与展示，任凭参观者驻足品评，买卖倒似乎成为不重要的结果。赶这样的文化集市，心情放松，带动脚步惬意，你会发现，借“年”之“俗”，传承本就是个常传常新的母题，其魅力，不亚于“牛经济”袖子里的神秘乾坤。从举家之财买一头低眉顺眼的耕牛，到随手买一只气宇轩昂的雕塑牛，追求有味、有趣的日子是在哪一天发生的呢？

都市人对集市越来越疏离了。相比于大型商超的繁华与应有尽有，乡村集市确实显得寒酸与粗陋。雍容牡丹之于田间野花，洪钟大吕之于旖旎小调，风韵自然没的比，味道却不一定寡淡。进商超叫购物，目的明确，直奔主题，打不得价，逗不得嘴，聊不得天，除了物质满足，索然无味；进集市则不然，逛的心态使人多了几分放松与悠闲。褒贬货物，货比三家，边称斤两边高谈阔论，人心不古、物价居高、国际政治……仿佛每一个人都是时政观察家，都是国家大事小事的参与者。集市经久不衰的魅力也在于此吧！牛嘶马鸣是一种烟火，骑着三轮卖菜的老人代表一

只小狮轻松顶起，神态安然。四个石墩竟是石鼓充当，雕花底座上四只小狮倚鼓而吼，大有与鼓声昂扬相合之意。另一处草丛边，有大狮张嘴呼唤，三只小狮憨态可掬，一立于左侧，一卧于胸前，另一干脆爬上大狮背脊从右侧露出憨笑。

狮子并非中华本土猛兽，它们的家园在非洲、西亚，以及印度的草原丛林。当神州大地上虎豹还在山林称王称霸时，丝绸之路为狮子的东进开辟了途径。东汉章和元年，月氏国的铁笼车将一头雄狮拉到洛阳，随后的疏勒国王遣使赠送神兽猛狮，汉朝帝国的宫阙里震荡起狮子的吼叫声。东汉后，历代西域诸国多以献狮朝觐东方大国。佛家法力广大的文殊菩萨，自然选择无敌无畏的雄狮作坐骑。古人也将龙生九子之一的名字给了雄狮，那是安祥好听的“狻猊”。至南北朝，雄狮形象随佛教的兴盛而广达民间。雄狮以其精刚猛气、威仪八方，列为兽中之王，其辟邪、高贵、尊严、威武，令猛虎甘拜下风。护国振邦、吉祥平安，各种寓意的叠加，雄狮的形象历代艺术家美化，遍及建筑、碑刻、家具、器物等装饰，走进画卷，留威风于纸上；走进节庆，与长龙共舞。李庆功先生钟爱古代石狮，收藏历代民间石狮数百尊，百狮园的石狮由那里找到了参照之源，雕刻家们克隆复生百狮，形态迥异，活灵活现，精美绝伦。

运河向南六十度的弯转处变得宽阔，高挑的芦苇在倒折的残苇中直立，保持一副寒冬里凛然不屈的阵势。花园桥上夜灯瞬间闪亮起来，四杆白帆组成启航的船型。北望南川楼蓦然彩虹灯齐放，将四层楼檐打扮得金碧辉煌。映照下的运河尽染华彩，一水呈现欣欣的富丽堂皇。登高阜北望，略石的朗吟楼、更远的清风楼在树丛与楼宇间隐约可见。古朴峻秀的三楼沿九曲河道临水而立，由古时的繁华到兵燹的倾毁，到今日的再生，令狮城大为增色，南运河又何不欣慰于斯。夜色初起，脚下的枯草摩擦作响，细看草中松针般绿叶已密集着，似将呼之欲出。

景中景

奶奶
你看那片荷花最红
我和小孙子在游船上选景
老伴在岸上给我们拍照
我们成了运河一景

互释

一条运行水中的蛟龙
一条盘踞在古城的巨龙
清风楼和清风号游船
遥相呼应
吞吐着古今大沧州的
祥云绿水

种生活，展示“无用之用”艺术品的文化集市潜藏着一种精神诉求。就像春晚《满庭芳·国色》所唱：“我骑良马过世间，溜达市井和大川，眼中颜色翻波浪，大地呈现出五官。青白黄赤黑，中西东南北，五色的经纬，织出山与水。”翻越大川的志趣，比之溜达市井的闲情，青白黄赤黑的五色斑斓，比之酸甜苦辣咸的五味俱尝，大地之上，五色俱在。只是勾勒成不同的风景，骑马世间，五味尝遍，才不负人间值得，此生完满。

不负良马，可踏芒鞋，走，赶集去！
“正宗小磨香油，假一赔十——”
“沙土地红薯，又绵又甜，来晚没有啦——”
纯粹的乡音融进大地，无论商品好坏、挑挑拣拣，褒贬不断。三元两角是微利，也是绵长日子里的一滴水。计较的是日子，绵延的是希望。集市就是镶嵌在大地上的磁石，把凡俗日子聚拢在一起，跌宕出潺潺水声，腾挪起万家灯火。

至今，窗前还挂着几年前从大集上买回的几串小红辣椒。它们被一束束采下捆扎好，像被一束束小火焰。用红绳把小火苗一束束联结在一起，垂挂在窗前，四季的风与悲悲喜喜的日子悄无声息地走过，鲜红的底色越发深沉。每望过去，那些明媚的秋光，秋光下走过的熙攘集市，集市里凝固的温暖瞬间，在殷红的底色中，会荡漾起阵阵涟漪。



春江水暖鸭先知

王少华摄于园博园、百狮园

汉诗

初春

张金胜

渐起的暖退却了不甘心的冷
归鸟舒展了青空
冰河悄然敞开
把冬眠的根和种浸润唤醒

倒悬的虬髯 颌首
新绿附着母体萌生
穿越其间的麻雀和灰喜鹊

响应着盘旋的鸽哨声
是风缠绕着云朵
还是云朵裹挟着风
变幻在天空

舞动在水中
掀起春的衣角
把复苏 更新 希望推送

温故

运河情

曹洪新

平生第一次坐船，是在大运河上。小时候，特别爱走亲戚，那时候唯一可去而又不让人厌烦的便是外婆家。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常常要到外婆家去。也许是孩子那颗不安分的心，总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抑或是为了同舅舅家的表兄弟或是邻居家的孩子一起玩耍，图个新鲜。总之，除自家外，外婆家是常住且小住的所在。

外婆家坐落在运河脚下。每次去基本是徒步，5公里的路程，大概要走一个小时。去的次数多了，收获便多了。比如沿途的村庄村貌，颇为熟悉。我常常思考，那些村庄的名字具体是哪些字？什么含义？再比如哪条路远、哪条路近，哪条路好走、哪条路难走，我都了如指掌。而印象最深的便是坐船过大运河。

运河的水时多时少。水多的时候，才有摆渡。

运河两岸相距有上百米，先上一个大陡坡，然后来到东岸。河岸到河谷，不是长长的斜坡，而是呈阶梯状，如梯田一般。这样将斜坡分为几段，以便人们上下。河谷水面宽约三四十米。渡船不大，五六米长，两米多宽，上面平铺了木板，人多的时候，要分几次运送。连接两岸的是一条钢索，但见船夫手握钢索、两脚用力，船便驶离岸边。站在船上，看碧绿的河水，从船底钻出，打着旋涡，汹涌着疾驰而去，似乎有些眩晕，两腿战栗。这时，船夫便提醒你蹲下或坐下。这样的乘船经历，若不是外婆家所在的缘故，难得拥有。所以此事也颇引以为自豪，回家后完全可以向小伙伴们炫耀一番。

水量少时，渡船便在水中一横，固定在那里，浮桥一般。水量少时，就铺上几块石头，踩着石头过河，看细细的水流缓缓而过，也别有一番趣味。水干涸时，运河便成了一条大沟，赶上雨水少的夏季，河坡上就会泛起一层厚厚的浮土，脚踩上去，“噗……噗……”有声，过一次河，往往弄得满鞋满裤都是土。

运河是去外婆家路程上一段特殊的所在，上坡、平行、下坡、平行、上坡、平行、下坡，走得腿酸无力、气喘吁吁。走得次数多了，新鲜感便愈来愈淡，取而代之的是对这条河的抱怨，似乎它已成为横亘在我与外婆家的障碍。

高兴的事还是有的。近水楼台先得月，近水村庄吃河鲜。曾经，我和表兄弟以及邻家的伙伴们，一起在河滩挖过河蚌，下水摸过鱼，也算是享受了运河的水产了，当然这样的情形是不多的。

我也曾畅游过运河，浴乎其清波，风乎其堤岸，唱而归。当然，也被迫喝过几口运河水。

印象最深的，当属刨山芋了。运河两岸，沙土地居多，正适宜种山芋。秋后，小麦播种完后，便到了刨山芋的时节。山芋是农村的美食之一，山芋的吃法很多，可生吃，可熟食，可蒸可煮可烤可烧。山芋有红白两瓤：红瓤的甘甜，白瓤的软面。切片后晒成山芋干，这可是冬季最美味的零食。所以，刨山芋，是孩子们非常乐意参加的劳动。

有割秧的、有刨挖的、有运输的，兄弟姐妹们一起说说笑笑、分工劳动的场景，舅父的骡车，成为难以磨灭的记忆。每当刨出大块的山芋来，总要高兴得叫嚷大家来看。还有长得奇形怪状的，特别得总能引起大家大笑一番。相貌“美师”的，当然要珍藏起来，平日里拿出来欣赏一番，也会令人高兴好一阵子。

然而这样的快乐，随着年龄的增长却越来越少。一方面，家里需要劳动力，孩子也要承担家里的一份责任。每个周末，基本都有诸多活计等着你去：挑水、铡草、出栏……另一方面，学业也越来越重，等上了高中，就很少有时间去外婆家了。

后来，我在学堂里、在书本中，以另一种方式，进一步了解了大运河。这条奔涌在我童年少年时代的大运河，承载着我诸多欢乐的大运河，原来有着如此丰富的履历：全称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途经四省两市，贯通五大水系，全长约1797公里，开掘于春秋时期，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

前些年，大运河上，当年的渡口处架起了桥梁，天堑变成了通途。外婆家的村庄，屋舍俨然，清一色的白墙，清一色的道路。我也有了自己的汽车，可以直接开到外婆家门口。

现在的大运河，河水清且涟漪，夹岸绿植遍布，堤上柏油路平整。白天，太阳能路灯蕴蓄了能量；晚上，把河堤映照成光影的长龙。在较为宽阔的地方，修建了可以休憩的活动场所及文化长廊。晚饭后，漫步于河堤之上，目遇天穹明月，耳得河上清风，看大妈们跳起欢快的广场舞——大运河焕发着春天的生机，成为人们赏景休闲的好去处。

我有一个愿望：荡舟河上，北上京城，南下苏杭；撒下渔网，看满网的鱼儿，跳跃欢腾；站在船头高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汉诗

运河取景框

吴殿平

穿越

元朝的一只水鸟
落在了一丛摇曳的芦苇上
荡开的水花有着旧时的波纹
一下子把大运河推进了上千年
赶紧用智能手机按下快门
我是一名现代游客

文物

一缕唐朝的风
停在一朵浪花上
不是谁在玩穿越，而是
张继诗中一枚逗号
不小心遗落在了运河水中

移情

汽笛响了
游船静静地泊在水面上
两岸的花草树木齐刷刷地动起来
像一座舞台突然离开了剧本
作为游客，我只好着急地
在船舷上跺脚

错觉

微风徐来，碧波荡漾
水鸟追逐浪花，鱼儿衔着水草
如果不是迎面那座景观桥
我还以为回到了明清时代的
运河胜境

汉诗

穿越

元朝的一只水鸟
落在了一丛摇曳的芦苇上
荡开的水花有着旧时的波纹
一下子把大运河推进了上千年
赶紧用智能手机按下快门
我是一名现代游客

文物

一缕唐朝的风
停在一朵浪花上
不是谁在玩穿越，而是
张继诗中一枚逗号
不小心遗落在了运河水中